

# 上海的声音是什么

这个抽象的问题不太好回答。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路人时，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一记头闷式。年轻人大脑高速运转之后，说出了在这个城市的感受和观察。但也有人不理解这个问题。或者说“声音”这个词，在日常生活中很陌生。当我们将这个问题发散为：“你最喜欢的上海的声音”“你在上海最常听到的声音”，甚至进一步具化为“你工作中最常听到的声音”之后，我们才得到了一些回答。这些答案或者下意识反应，道出了人们的生活轨迹与日常，它构成了这座城市特质。

文 / 晨报记者 姜天涯 图 / 晨报记者 姚祖鸿 姜天涯 画图 / 二黑



2006年，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和上海东方宣教中心联合主办了“我最喜欢的上海声音”征集活动。原定截稿日期最后延了一个多月，因为“最初期待这些声音能反映时代脉搏和体现都市特质，但最终参赛作品竟有65%是海关钟声”。

而她最讨厌的，是随地吐痰前喉咙发出的声音。在最终选出的十强作品中，力波广告曲《喜欢上海的理由》入选，这支真实记录上海人眷恋的歌曲，相信你会还会唱。在十强作品中，有些已经基本消失了，比如“除夕夜的鞭炮声”。有些表达了很强的时代意味，比如“上海女孩普通话发音”，这段录音来自当时25岁的新上海人陈晓鹏，他的朋友中有个上海女孩不会发后鼻音，总是发不好“正”这个音。一个北京朋友用很浓郁的后鼻音纠正她：“是‘真正’，‘正’。”上海女孩学得很认真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“正”的发音，最后突出声来。

其实这怪不得大家想象力的匮乏，因为从1928年外滩海关大楼敲响第一声开始，它已经陪伴了上海市民近百年。百年间，报时声屡经变更。1986年国庆，海关钟楼重新响起绝响了二十年的《威斯敏斯特》曲。这个声音，《孽债》里还能依稀听到。1997年6月30日零时起，海关大楼报时曲停奏，但仍继续报时。直到2003年5月1日，海关大楼再次恢复使用《东方红》的报时乐曲。说回比赛征集，投稿内容的雷同让组委会捉急，评委朱慰慈分享了自己熟悉和喜欢的声音。

也有声音契合了上海正在面临的深度老龄化时代。“空巢老人清晨喂鸟”录下的正是一位70岁的空巢老人每天起来喂鸟，和鸟说话，然后听收音机度过一整天的声音。作者严寒松想反映城市空巢老人的寂寞。18年过去了，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抛给街头的路人。

坐在永康路边的两位阿姨给出了她们生活中最常听到的声音。“譬如讲大家聊天啊什么的。”“现在反正外地人、上海人，都一样嘛。大家都聊天的，都蛮好的。”“别的声音，依讲阿拉又不走到老远的地方去，哪能听得听到呢？也听不到。”说这话的何阿姨是上海人，在永康路的弄堂住了很多年。贯穿在她生活中的声音，就是茄山河的声音。但是这种声音伴随着居住形式的变化，正在消逝中。“住到工房里，大家住了几十年也不认得啥人。真的呀，依讲是伐？大家门关进关出。”这种声音也有变化。她和边上的张阿姨，是用普通话交流的。张阿姨来自武汉，来上海30年了，她和何阿姨是邻居。原先两人来往不多，但随着当邻居的日子渐长，俩人熟络了起来。



画面右边为何阿姨，左边为张阿姨

嘉善路上小钟水产行的老板，似乎把我们的问题理解成了“上海的生意”。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做过这个行当，别的我不知道呀。”“我就是卖鱼的呀。肚皮能活饱，就不错了。”

而弄堂里的声音慢慢变成了上海话、普通话、方言、外语夹杂。对于我们抛出的问题，张阿姨直接把“上海的声音”理解成了“上海话”。“他们说的上海的声音，我也听不懂，我也不会计。”

把“声音”理解成“生意”的，还有弄堂口的小皮匠。他戴着一顶草帽，正在看东北二人转。“呵呵呵，我哪知道。”“我们打工的，哪个懂这种啦。”“我们就想稳稳地做点小生意。没有城管来管我们，是最好啦。就这个声音/生意。”

坐在小皮匠边上的快递员吕先生，对这个问题有印象。他一般脑说了一堆。“最常听到（的就是）我们要把快递行业做好，给他服务到家，送货上门。再一个就是没有投诉。”“我们老板和我们说，最好就不要投诉。”“第一，道路安全，不要闯红灯。”“还有一个，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人生安全。”“我们在路上，就是一路走。几乎都听不到什么声音啊。”

在蝉鸣声下坐着的环卫李先生，想不出答案。“没什么声音，我们都电瓶车，没什么声音。”“我们早上出来，晚上回家睡觉，就这么大事。但是他同行上的车声有印象。”

“洒水车必须有声音，人家才知道。”“还有绿化上的，打药、喷药的（车）有声音的。”洒水车的声音，似乎在街头也越来越少了。现在洒水车可以开启静音模式。我们上一次在街头听到同类音乐，还是3年前文庙路上的收垃圾小推车。



老肖正在做鸡蛋灌饼

永嘉路上鸡蛋灌饼店的老肖，对此的回答是：“在上海听到的，就是那一个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警报的那个。”老肖说的是防空警报试鸣。今年上海试鸣的时间是9月21日。“听到那个声音是我紧张的时候。代表空袭了什么的，外国人打过来了什么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”“知道是演习，（但）感觉很紧张。怕这一天来到。”老肖在上海待了20年多年。“你说声音什么，倒是没注意。就是感觉上海的变化太大。”

30岁的小朱，觉得上海的声音是“梧桐树下的蝉鸣”。“从小就很喜欢这种声音，不是音量很大，但是很清澈。”

“洒水车必须有声音，人家才知道。”“还有绿化上的，打药、喷药的（车）有声音的。”洒水车的声音，似乎在街头也越来越少了。现在洒水车可以开启静音模式。我们上一次在街头听到同类音乐，还是3年前文庙路上的收垃圾小推车。

下午5点半，50后傅女士正坐在汾阳路的咖啡馆室外。一番认真思考，她给出了答案。“我就是喜欢坐在路边咖啡馆里听到的声音——车子开过的声音，行人走过的声音，树叶子摇摆的声音，鸟叫的声音，或者随便周围聊聊天天的声音。”傅女士觉得声音要和环境相结合，她喜欢的是小马路的声音，而非大马路。

23岁的小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正在陕西南路上喝酒。“听到最多的声音，是救护车的声音。”“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。因为这个声音比较尖锐，脑子里留的印象比较深。”小杜觉得在别的城市没有如此频繁听到救护车出勤的声音，他猜测：“可能因为老龄化严重吧。主要是在市区里面（救护车声多），可能因为市区里面老弄堂比较多，老弄堂里面老爷爷、老奶奶比较多一点吧。”

“然后这附近不是经常拆迁嘛。我觉得因为这个因素，拆迁的时候老爷爷老奶奶心里不是很舒服，可能心脏病什么的。”小杜还有一个答案：“上海话。”小杜来上海一年多，职业是咖啡师，之前在武汉。

他觉得武汉的老爷爷老奶奶讲方言的时候，是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：“他们一讲话声音就特别大，吵起来声音也特别大。”而上海爷爷奶奶讲上海话，是“一种尖锐的感觉”。“比如他们说，‘慧卵’、‘老卵’，有一个转音。反正让我感觉很不舒服。”

而正在小杜工作中，最常听到的声音是——“谢谢！”不仅是顾客会对他说“谢谢”，他也会对顾客说“谢谢”。“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次，这不很平常的话嘛，谢谢、谢谢、谢谢。”“但怎么说呢，你在上海听多了之后，去其

它一些城市，别人如果拜托你一件事之后不道谢谢的话，会让你有点不适应嘛。”“但上海的话，你会经常听到‘谢谢’两个字，会特别好。”他在上海听到的“谢谢”不仅限于工作中，还有生活中。“我住在郊区那边，郊区那边很多不是上海人，比如说河南人、安徽人，他们也会说‘谢谢’。”

采访完小杜，我们就看到路边停了一辆救护车。数据显示，市医疗急救中心每天大概派出1500车次。多的时候，在2022年12月23日，全市120出车5101车次。

“我经常在马路骑行，救护车，120，特别多的。”“几乎（每天听到），今天我都听到两次了。”不过他有些不同的猜测：“可能在上海，就是有一点毛病，就要打120。”小胡有在上海讨厌听到的声音：“跑车，造的声音太大。”

至于喜欢的，“喜欢的最好没有声音”。“安安静静的一座城市，骑电瓶车是最好的。”日常生活里，小胡很少和人交流。“我蛮喜欢这种状态，不喜欢很多人交流。大家（同行）交流都是说‘单子太少啦，人跑得太多，跑不到钱’。这个靠你自己嘛，你辛苦一点，就能多跑一点，不辛苦就跑不了。”小胡在上海已有7、8个年头。现在他打两份工，除了送外卖，晚上他在酒吧调酒，一天工作15

24岁的阿科，在上海待了4年了，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：“那大约就是兹~ 呜呜呜呜呜的声音——咖啡机磨的声音。”“因为我是做咖啡的，每天都会听见咖啡机的声音。”“我一天听到400次。”阿科住在闵行，他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秋天的银杏树。

“就是风把叶子卷落下来的声音。基本上秋天的时候，我每天上下班都可以听得到。”第三个是外滩的风声。“因为那边有风啊，然后我每个月都会过去看的。”这个声音不仅是声音，还带着阿科的美好回忆。“我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时候，是我15岁的时候，2015年，我爸带我来的。”那一天是阿科母亲的生日，父亲带着全家到上海旅游。

“他直接开车把我带去外滩。然后我想‘哇，这就是上海’。那个风一吹，哇，这里可太漂亮了。”“我们一家人很难聚在一块的，我妈她在苏州，我爸在南通，我弟弟在黄冈，然后我在上海。”因为一家四口很难聚在一起，所以9年前的那次上海之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“就那么一次，那是唯一一次我跟家里人一起合照。我之前从来不和家里人拍照的。我弟弟也不喜欢拍照。”之所以那次愿意拍照，是因为阿科觉得“上海特别漂亮”。时至今日，他每次去外滩，都会想起那唯一一次的合影，这会让他想起家里人。好在当时的那份开心，现在又多了一个。“现在我会带着我女朋友去啊。”

新疆姑娘小热和小夏，也有她们的观察。小热觉得，“上海话”是她听到最多的上海的声音。“因为我经常出差，然后一回到上海，我就能听到上海话，我就知道，哦，我回来了。”小夏觉得上海的声音“是这种非机动车的声音”。这种感受源自城市差异——相较于乌鲁木齐，上海的非机动车道特别多，于是助动车、自行车的声音构成了她的上海声音。

“在上海，你能听到非机动车的喇叭声，非机动车在走的声音。”“这边（非机动车）的普及率更高。所以对我来说，非机动车的声音是比较明显的。”当然现在乌鲁木齐的助动车也多了起来。“最近几年才会有电动车在送外卖的情况出现。”

“我们最近自己这样玩梗，说乌鲁木齐的外卖员一般都是放着音乐非常大的声音，而只要你听到这首歌出现，你就知道你的外卖来了。”

个小时。下午的时候他会睡个2小时休息一下。虽然生活是忙碌的，但他喜欢这座城市。“我在上海这么多年，我蛮喜欢上海的。”“上海给我的印象就是很繁华，从早到晚都是人，不会像我们老家很黑的那种，（上海）就是一晚上都有灯光之类的。”

采访小胡前，他刚从南路的彩票店里走出来。这是他闲暇时候的一个爱好。“这个都知道不可能中，大家都买着玩玩呗。从来没想过中过。”“那你中过吗？”我们问他。“中过一个三等奖，7000块。”“开心是开心，本来我更开心。我把我老婆最后一个号码写错了，本来1000万。”小胡买的是双色球小复式投注，红色球以一家三口的生日下注，但因为老婆身份证和实际生日不同，写差了1个号码。最后一号之差，和一等奖失之交臂。

“这个没办法，心态平衡一点。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强求不来的。”“我在上海见过了太多的事情，我很想得开的。”

“我跟我女朋友，就是在上海在一起的。她是我老家的，是我小学同学。二十多年了，我在上海碰到她。”“怎么会碰到的啊？”我们问阿科。“外滩呀。”“我堂妹来找我玩，她跟我堂妹还是同学。我们小学都在一个学校的。”“我堂妹说等会儿找一个人来，结果一看，哦，是她。”

“我一天听到400次。”阿科住在闵行，他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秋天的银杏树。

“他直接开车把我带去外滩。然后我想‘哇，这就是上海’。那个风一吹，哇，这里可太漂亮了。”“我们一家人很难聚在一块的，我妈她在苏州，我爸在南通，我弟弟在黄冈，然后我在上海。”因为一家四口很难聚在一起，所以9年前的那次上海之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“就那么一次，那是唯一一次我跟家里人一起合照。我之前从来不和家里人拍照的。我弟弟也不喜欢拍照。”之所以那次愿意拍照，是因为阿科觉得“上海特别漂亮”。时至今日，他每次去外滩，都会想起那唯一一次的合影，这会让他想起家里人。好在当时的那份开心，现在又多了一个。“现在我会带着我女朋友去啊。”

新疆姑娘小热和小夏，也有她们的观察。小热觉得，“上海话”是她听到最多的上海的声音。“因为我经常出差，然后一回到上海，我就能听到上海话，我就知道，哦，我回来了。”小夏觉得上海的声音“是这种非机动车的声音”。这种感受源自城市差异——相较于乌鲁木齐，上海的非机动车道特别多，于是助动车、自行车的声音构成了她的上海声音。

“在上海，你能听到非机动车的喇叭声，非机动车在走的声音。”“这边（非机动车）的普及率更高。所以对我来说，非机动车的声音是比较明显的。”当然现在乌鲁木齐的助动车也多了起来。“最近几年才会有电动车在送外卖的情况出现。”

“我们最近自己这样玩梗，说乌鲁木齐的外卖员一般都是放着音乐非常大的声音，而只要你听到这首歌出现，你就知道你的外卖来了。”



小杜